

尽管岁月如奔马,这条新店路还是不改他老人家一贯慢条斯理的本色,十分古早味儿的,连街角那原本应该具时尚风貌的药妆店,也入境随俗,在店门口堆满了货品,拥挤到像走进某个“老气横秋”的杂货铺。

中元节前后,藏在老街腰这家金成兰饼店可忙了。长方形不锈钢工作台墙面的大号白板上,贴满了五六十张粉红色及白色订单,光是太平宫 14 日下午,就三度订下面龟 72 个、圆仔 72 个、糍仔 72 个、佛手、包仔、必桃、必稞各 108 个……我目不暇给打量屋内,感到一切都很有趣。

陈志信穿着无袖背

心、卡其裤,外罩绣上店名红围裙,挥汗进进出出。走道尽头的蒸炉内早已放进四大盘圆呼呼的面龟,四个瓦斯筒靠边排排站,搅拌机发出规律的节奏,将面粉与色素打匀;一位老阿伯站在工作台前,忙着裁剪垫饼的白纸张,一位耳聪目明的老阿嬷,坐在高木凳上搓着红面团,然后一粒粒放在一个白面饼上,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面饼内塞进一坨白豆沙,三下两下揉一揉,立时出现一个个大小均匀,浑圆漂亮的红面团,正看得入神,擦身而过的陈志信顺口丢了一句:“妈妈已经做了六十年喽!”

说来真有点“歹势”,我这个陌生客在场很显得

百年好味“金成兰”

桂文亚

碍手碍脚。

话说年初到碧潭游玩,逛进了老街,同行的家稔走进一家不起眼的饼铺买了几个绿豆饼,我有点惊奇地说:“这么大的个头,还是第一次见识呢。”她笑了:“这家百年老店,是货真价实的传统糕饼!”

不由得端详起老饼铺。是了,店门口的玻璃橱窗早已张贴了好几排图文并茂的杂志专访,柜台后的左墙上则挂着一只 2009 年台北县政府观光旅游局颁赠的“优质老店”奖牌。也许是那一排排充满“历史风味”的糕啊饼啊寿桃啊面龟啊让我顿时跌进童年的美食回忆,更也许因“君是新店人,应知新店事”的乡情所动,竟生出一股一探究竟的念头来了。

于是在一个艳阳高照

的周末上午,金成兰的第三代传人陈志信欢迎我参观他们那天蒸制面龟的过程。“嘴巴讲不如眼睛看”,这难得的机会,自然不愿错过。

早在日据时代,陈志信的阿公陈金水,除在叔父的“有兰商号”摆摊卖糰卖糕饼,也挑着扁担摆渡过河,到山区乌来、屈尺、安坑、清潭等地做生意。阿公说,那时候的新店街可繁荣呢,周边的庙宇好几十座,一到庙会,需要的凤片啊绿豆糕啊,生意简直不完。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已自创品牌的阿公,将家业传给儿子陈正雄,没想到能干的媳妇连美子,竟与丈夫联手把饼业经营得蒸蒸日上,尤其是婚嫁大饼,经常得熬夜赶制,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至少一两千个订单。

如今,美不胜收的精致西式糕点,几乎占领了现代人的糕饼味蕾,那些

从前人熟悉的喜庆糕仔、桃仔、收涎饼,还有小孩最喜欢吃的,长筒状,里头好似缠满了脆脆的蚕丝,外头覆满香香密密的白芝麻和黄绒绒花生粉的“麻姥”,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呢?

为了适应社会变迁,陈至信虽没有全面转型,却也为了现实,取得中式糕点厨师执照,并学会制做广式月饼和市场上受一般人欢迎的“皮 Q 馅 Q 麻 Q”的 3 Q 饼、蛋黄酥等畅销糕点。但他仍坚持旧文化为根,力图保存传统制饼家业的生机,经过多年来的努力,金成兰已成为新店区小学预“户外教学”的好场所;每年考季来临,已经褪流行的状元饼也可以到老店订制,作为应届考生最佳祝愿礼。

“你认为这份家业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陈志信的回答令人深思:“很多人忙于生计,也许赚了很多钱,却不常与家人同聚,我们却一直生活在一起,同甘共苦,这应该是最大的幸福。”

有一天爸爸从寄售商店淘来一台美国产的老式收音机。收音机给我们家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抓特务那些事

庄大伟

添了不少乐趣。

这台收音机有中波与短波。爸爸对我们兄妹俩反复叮咛,这短波是万万不能收听的,因为听短波会接收到一些敌方广播电台的播音,而收听敌台是要吃官司的。少年时代都有逆反心理,你不让我听我偏要听。一次趁家里无人,我悄悄将旋钮拨到短波,压低音量,慢慢地移动刻度盘,在一片杂声中,我终于收听到与当时大陆播音员慷慨激昂的语调迥然不同的语音。

电波中的杂声很厉害,我只是勉强听到一些零碎的词汇,听不清播音员究竟在说些什么。不过我很快就辨别出这是来自台湾的广播,因为我听到播音员播报的时间是民国多少年。我的心怦怦跳个不停,紧张得不得了,仿佛自己干上了特务收发报的事儿。我记住了刻度盘上的位置,经常偷着收听。不过好景不长,爸爸突然之间把这台美国货收音机卖掉,其中的缘由父子俩彼此都心照不宣。

【壬辰正月初一口占】

雪迹霜痕梦里销,平明景象已新描。昨宵一雨千河急,春到江南第几桥?

【踏青】
踏青又过西桥东,回望雪竹参差立,一路北风吹有声。
【次韵朱英磊先生咏梅】
爆竹频频近子时,漫移七步赋新诗。

【冬日对弈】
炭火初红兴启梓,

遐迩集

齐铁偕

茅亭六面早寒生。回望雪竹参差立,一路北风吹有声。

【次韵朱英磊先生咏梅】
爆竹频频近子时,漫移七步赋新诗。

苏轼有一篇短文:《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明。怀明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此情此境,却不知月色和张怀明谁更为要紧。换了李白,他是不一定要找“与乐者”的,花间一壶酒,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也可以了。苏轼对生活的要求如此苛刻,他一生中得到的月色和快乐也许不会太多。

张怀明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其实是罕见的,有些时候,我们能单独与大自然在一起,并且在风声鹤唳中发现远去的自己,已是难得。

比如此刻,家人的梦和呼吸在身后漂浮。帘卷西风,竹影婆娑,花草茶、睡衣上的菩提扣,一一与墙上一幅行楷对峙:“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一个早已消逝的夜晚因为这些文字鲜活地永生下来。细微感受在寂静里迅速向明天推展开去,孤独的时间因为这些色彩变得华丽,充满细节之美,而我在其中若隐若现。

今天是一个朋友生日,他功成名就,什么也不缺,什么样的礼物才能带来喜悦?我带他穿过十七个红绿灯,拐入一条小径,起初是沙石路,随着两旁的人家逐渐稀落,路也变成了泥土路。高大的意大利杨正在落叶,一边是湿地,

一边是山野,野菊花在山崖上高高地开着。人世间的声音消失了,鸟鸣珠箔,群花自落,这里是野山的初冬。

路很长,拐着弯,一个星期以前的雨水,汪在深深浅浅的车辙里。一点没错,这里,就是希施金的《密林深处》,当月亮升起,就到了克拉克姆柯伊的《月夜》。落光了叶子的灌木丛中,夹杂着火棘果的烈焰,和一束一束雪白的芦荻。

朋友在听到喜鹊叫了一声后,才敢小声开口问我:这里是哪里?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这个地方没有名字,我只知道它是一座旅游山林的后麓,附近有个村子叫同心村,人家后院的桃花,开得太密太重了,会整枝坠入水中。

许多叶子正在从容落下,长长的叶梗倾斜着,你细听,它们就是古琴弦上一个一个远引的走手音。这是个我极珍爱的地方,当日日生活的那个世界过于热闹时,我就躲到这里。带朋友同游,也不是因为他是我的张怀明。

现在,我一一地指给朋友看,那山崖上挂着的,是络石,在夏天开白花,有清奇的香味。这看上去像一丛从兰草的,其实是彼岸花修长的叶子,这是红蓼,这是紫苏,这是薛荔那是何首乌。风过处,各种植物汇聚成一个多声部的秋天。

在死后化为歌声,是每一块木头的梦想,但是变成琴等千古流传,将生命的每一点一滴都化作音乐以求不朽,是多么艰难的事。所以大多数植物,都在终其一生自吟自唱,它们在同一时间盛开和凋落,用同样的颜色和姿态,一年一个复调,以至于我们一眼就能叫出它的名字。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唯恐不热闹,我们总是通过他人来确认自己的存在,就这样,自我的那一部分,流失得越来越少了。等我们惊觉的时候,月亮仍然静静在天上,我们的自己到哪里去了?

于是,多么需要这样一个地方,将自己的声音也加入进去,汇成一片千古的沉默。



烟雨泉声

(中国画)

李景林

观赏李景林先生的国画作品,有一种“淋漓尽致”的感觉。他画中的水露花鸟、云雾群山、小桥流水、亭台古寺等极富水墨韵致,画风清劲秀润,虚灵潇洒。

中国画重笔墨技巧。笔,即以书法线条,特别是篆隶线条入画,使笔墨苍劲浑厚。墨则“画道之中,水墨为上”,墨中用水,水中含墨,其中变化

或无穷也。李景林花鸟画在水法上下了大功夫,其作品《月色朦胧》《寒雨双情》,把雨露云雾中的花草、竹叶、鸟禽,以冲水、渍水之法造就,画面滋润淡雅、灵动秀媚之美尽出,堪称两幅精彩的水墨大写意。

山水画《烟雨泉声》又是李景林的杰出之作。此画近处老树挺立,枝干苍老、枯爽,线条老辣而爽气,这酣畅淋漓的线条正得之于他的书法功力。中部山色浑重,云气朦胧,山石、苔点以粗笔钝毫皴出,草木、树枝以细笔尖锋勾勒而成,达到了粗犷与细腻的完美结合。远处众山淡化,略点苔痕,崖间瀑布直泻而下,升腾的云气使涧壑变得一片朦胧缥缈。其墨韵则淡雅而滋润,表现出江南山林的秀润多姿,给人朦胧的层林尽染之感。

此画结构严谨,纵横奇崛。山体虽然前后重叠,但山脉觉近,密而不塞。这是他吸收了西洋画注重光影的表现手法又不失民族的传统画笔韵和意境之故。

李景林的水墨画,以当代人的审美观念解构传统的美学思想,表现出北派水墨画的大气盎然、豪情激荡,亦汲取了南派精致秀美、清隽雅逸的遗风。我们相信,经过不断努力,李景林先生一定能逐步完善和建立在美学意义上有自己特色的中国画品格。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墙上到处贴着毛主席的手书:“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看上去局势异常紧张。

那时的人民警惕性非常高,一个个瞪大火眼金睛,左右搜索,似乎身边随时会潜伏着特务。其间我正在念小学高年级,喜欢玩军事游戏,我们常常把反特书里读到的,反特电影里看到的情节都用上去了。比如,我们常常会在树干上挖出个洞来,把“秘密文件”藏进去,再在外面嵌上树皮。《林海雪原》里的侦察英雄杨子荣和《古刹钟声》里的潜伏特务老和尚都这样传递过情报。

我们玩“抓特务”游戏,都喜欢当逃的“特务”。我会躲进厕所里,将穿在里面的衣服穿出来。我的口袋里总是藏着几顶帽子,掏出一顶往头上一戴。走路时要不慌不忙,尽量往人多的地方走,这样很容易躲过侦察员的眼睛。

我的伪装术非常成功。我会独自关起门来对着镜子化妆,用油彩把脸涂得黝黑,戴上一副宽边的平光眼镜,穿上一件塑料雨衣。出门走起路来故意一瘸一拐。我在新村里转了几圈,几次遇见熟人,对方竟然没一个将我认出来,甚至自己的妹妹迎面走来,也擦肩而过都没发觉。我还从书本里学会了一种密写方法。我先是用毛笔蘸着米汤,在白纸上写字(比如写上几时几分在什么地方接头,接头暗号是什么)。白纸上的米汤干后,字迹就不见了。然后再用碘酒在白纸上涂抹,刚才那些消失的文字便立即显现出来。里面的化学原理其实很简单,碘遇上淀粉会变成蓝色。

那年代家里有收音机的人家不多。

意义的出版工程赶上向国庆十周年献礼,顾馆长和我父亲决定用编定的卡片发排。承担排印任务的中华印刷厂,为了确保这一无先例可循的排印任务能保质保量如期完成,要求派编辑 24 小时驻厂指导。父亲二话不说,挟了一条草席来到厂里,与工人同志们日夜三班奋战:白天,他与校对人员一起阅读排样;晚上,就在车间一角席地而睡,夜班工人遇到问题,随时将他叫醒,及时进行处理。就这样,他在工厂车间里度过了整整一个夏天。父亲完成的是一项图书出版任务,奉献的是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十年“文革”浩劫,他九年身陷囹圄,妻儿老小也同遭苦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重见天日,他毅然担当起了国务院古籍整

缅怀父亲胡道静

胡亚楣

香门第,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但成就他在古文献学和科技史等领域造诣的,关键还是在于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刻苦与勤奋。遗憾的是,父亲用心血凝成的百余万字的《中国古农书总录》、几十万字的《梦溪笔谈补证》等书稿及三千多封学术通信等在十年浩

劫中被毁于一旦。然而,父亲执著事业的精神、百折不挠的品格及其在学术与出版领域的成就,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父亲用毕生精力撰著并发表的《梦溪笔谈校证》等著作与论著《胡道静文集》,在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下,在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出版局、世纪出版集团领导的关怀下,在出版博物馆的鼎力支持与帮助下,已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并于今年 3 月 21 日在上海图书馆召开了“纪念胡道静先生百年诞辰暨《胡道静文集》出版座谈会”。这是对我父亲的缅怀,父亲如地下有知,定会含笑九泉的。

转眼间,张培离开我们已将近一年。然而,她的身影似乎一直未从大家视线中消失过。

十日谈

清明的怀念

清明节的怀念